

阳光中站着的那个男人手捧第一千零一枝红玫瑰，女人颤颤地第一次亲手接过这火红的玫瑰。

男人笑了，女人笑了，脸庞如手中的玫瑰一样娇艳。



天桥上的爱情

华灯初上的过街天桥上，微风湿润，面前高楼灯光绰绰，疾驰而过的车辆划过数道绚烂的光带，在脚下嗖然通过。

站在天桥上的伍六刚从家里出来，最近上演的几部爱情电视剧里，男女主人公的生死恋情都与天桥相关，桥上邂逅的，旧情复燃的，跳桥殉情的。在酷爱言情剧又没有女友相拥的伍六心中，天桥，尤其是夜幕下的天桥，简直就是爱情的发酵池。

有了心思的伍六每天晚饭后，总会赶到离家最近的这座天桥。除过雨雪，他基本都是在街灯开始亮起来的时候上桥的，遇到熟人总是寒暄地说自己在锻炼。就这样，身边匆匆而过的人流和脚下的车流不仅没有干扰，有时反而成了一种浪漫到来前的道具和必要的铺垫。毕竟孤独地站在天桥上等意中人是只会在童话当中出现的画面。

风霜中，寒冷中，甚至小雨中，伍六都在坚持，相信最终会等得到浪漫的眷顾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个晚上，当桥上只剩下两个人时，伍六不自觉地开始打量那个离自己不远的女人。白裙，白鞋，侧面看是典型的瓜子脸，高耸的鼻梁，窈窕的身材，夜风中长发随风飘飘，微微送过来的香气让伍六不禁一个激灵：爱情来了。

当伍六偷偷观察的时候，那个女人转过身来，朝他微微一笑。天哪，太漂亮了，简直比心中的两个“冰冰”（李冰冰和范冰冰）还要漂亮。这时伍六的心跳开始加速。

只见，长发美女已经朝伍六走了过来，伍六血液流动的声音都听得到，微香也到了面前。

“您好。”美女有礼貌地打招呼。

“你好。”伍六明显有点结巴。

“我叫崔香，在附近上班。最近，你好像一直都来天桥？”女人很直接地问道。

“是呀，如此美妙的夜晚，如此清爽的夜风，站在高处，会吹走心中的烦恼。”伍六逐渐平静下来后，故作优雅地阐释理由。

“原来也是一个有困扰的人呀。”女人自顾自地说着，“我也是，最近有点……”

看来有同感，女人明显有拉近话题的嫌疑，伍六想。

女人开始讲述自己的工作压力，上司的刁难，生活节奏的紧张，收入的微薄。时而叹气，时而忧虑，甚至有泪花在眼眶打转，被夜色的街灯照得晶莹。

女人的话勾起了伍六的怜悯和话头，两人开始了更深入的交流。

谈了很多伤感的、悲凉的、可笑的、期望的话语。比如脚下这座城市的变迁、国内外时事、车市房市股市，共同对车市房市甚至对老板大腕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抨击……

逐渐变冷的夜不断缩小两个热情交谈的男人和女人的距离。

“天有点冷，要不要到附近的酒吧坐坐？”终于，女人试探着说，还努力地抱了抱双肩，示意外面的寒冷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女人自然地挽起伍六的胳膊高兴地走下天桥。

伍六感觉爱情的脚步离自己越来越近。

酒吧里，女人的软语笑脸，音乐的狂放，加上酒精的刺激顿时让伍六头昏脑涨、血往上涌、身子打飘。数杯酒后，伍六只记得在女人娇弱暧昧期盼的眼神下，自己痛快地签了单，刷了卡，最关键的是留了女人的电话。

浪漫的邂逅注定是让人难忘的。

次日早上起床，伍六赖在被窝里回想昨夜的浪漫温馨，手上身上还留有那女人的余香。桌上的一张自己签字的保险单映入眼帘

帘，十万保单金额的缴款方式竟然是全款，天哪！

伍六意识到了什么，赶忙到楼下银行查询，工资卡上的十万元确确实实划入了某个保险公司的账号。

伍六差点瘫倒在地上。

拍着发蒙的脑袋，捏紧手中的保单，伍六感觉自己的爱情正悄悄快速向远方飘走。

缘来如此

雪在医院偷偷做了检查，结果检查数据一切正常。那就是丈夫有问题了？雪心里琢磨。丈夫整天在外忙碌奔波，哪有时间去医院检查，何况性格火爆的丈夫对此事定会一口拒绝，且会大发雷霆的。闺蜜的建议此时在雪的脑海里清晰地闪过。

在家里，婆婆的眼神，一些不中听的指桑骂槐终于坚定了雪的决心。她在闺蜜的劝导下去了医院，在严格的挑选后，从精子库中选出信息为大学本科、高级工程师、身高一米八〇的捐精者，并成功进行了移植。当然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，也是在和丈夫某次温存之后的举动。雪把一切考虑得都很周全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

一两个月后，雪和许多孕妇一样有了妊娠反应，呕吐，嗜酸，慵懒，这些惊喜的症状使公公婆婆的脸上开了花、口中含了蜜。两个老人索性放弃了坚持多年的锻炼，全身心投入到照顾儿媳和未来宝贝孙子的伟大事业中去。

近十个月的煎熬后，一个胖头胖脑的小家伙诞生了，婆婆家上下兴奋异常，丈夫破例请了两个月假来陪妻子孩子。满月酒宴、百天纪念照自不必说。

儿子三岁的时候，雪带他去单位，小家伙胖乎乎的模样和礼貌的话语赢得许多同事的欢心。大家都夸赞雪和丈夫命好，孕育了这样一个帅哥坯子在人间，雪当然谦虚道谢。

可是有一个同事开玩笑说雪的儿子像一个人。

谁，雪不由得心中一紧。刚好技术科的陈工过来取资料，也和孩子打招呼，还热情地把孩子抱了起来。“天哪！这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”科室的刘姐惊呼了起来。大家仔细对比，都确定陈工和孩子的确太像了。陈工惊得连忙放下孩子，慌

忙拿了资料走了。

陈工是局里的副总工程师，雪的技术领导。平时工作之外对雪关心很多，雪许多技术上的难题都是陈工帮忙解决，雪在心里也一直非常感激这个兄长一样的人。局里曾经有人在酒桌上调侃，说如果雪和陈工结合，那绝对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

儿子长到五岁，五官、走姿，甚至说话时那个皱眉毛的习惯也和陈工一模一样，单位的人也议论纷纷，不久，公婆住的小区也有了议论。公公婆婆的态度从疑虑到怀疑到后来的质问，最后硬逼着儿子和孙子去医院做亲子鉴定，果然不是亲生。为了避免误诊，丈夫索性检查了男科，结果是不育症，也就是没有生育能力，先天性的。这两个结果使一向认为自己愧对妻子的丈夫怒不可遏，妻子的任何解释都掩盖不了自己被戴绿帽子的屈辱。热战加冷战，一段时间的折磨后，雪和丈夫离婚了，儿子自然归了雪。

也不知是谁将雪的儿子像陈工的话传给了陈妻。陈妻是一家化妆店的小老板，本就强势，在家里有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，哪能容忍一直对自己不冷不热的丈夫有外遇，还有了外遇的果子。于是暴跳如雷，不容解释，义无反顾地迅速和陈工结束了婚姻。

情况发展到如此境地，让同事们都唏嘘不已，也让雪的闺蜜朋友自责不断，雪只能自己独咽苦果。可雪的儿子确实和陈工长得像的事实却毋庸置疑。

日子就这么过着，孤儿寡母的生活中有诸多不便，新鳏不久的陈工也没能有再续姻缘。陈工除过工作之外，也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帮助雪母子，尽管雪对陈工的婚变很自责，可一些需要男人干的重活还是得有男人干。就这样，生活把两个浮萍一样的人推到了一起。

终于，在单位领导和几位热心的同事极力开导、努力撮合

下，陈工和雪领了结婚证。新婚之夜，雪坦诚相告了自己人工受精孕育的实情，陈工听罢，一拍脑袋，羞怯地抱着妻子说，几年前，因为前妻应酬多又爱惜身材不愿生育，精力充沛的自己一气之下就到医院做了捐精自愿者，没想到却为自己找到了一份久违的爱情和婚姻。

望着一米八个子的丈夫，想起丈夫那红彤彤的本科毕业证书和高工证书，雪紧紧拥住了丈夫，两行热泪如线不断。

树林夜惊情

趁着夜色家里来客，家人和客人谈话的空隙，林和丽相约出门，绕开车流人流，顺着人行道，一前一后来到了滨河公园。

公园小树林里有块石条，此前石条上有一不知名的雕塑，不知啥原因被人扳倒了，运走了。剩下的石条光秃秃，却成了二人约会的好地方。

街边的车水马龙和喧嚣吵闹被夜色包裹着，被树林枝叶阻隔，让这块幽静的二人世界安静又浪漫了许多。

“丽，已经处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爸你妈到底同意咱俩的事吗？”男人急切地说话了。

“同意啥？咱俩只是处对象，又没想……”黑暗中，女人有些娇羞，不想把到嘴边的话全部吐露。

“没想啥？”男人故意问，拇指其实已经开始在背后缠绕上女人的秀发。

“反正没想结婚呗。”女人虽如此说，身子却微微地向男人温热的肩膀倾斜过来。

“我就知道，你爸嫌我家穷，没有像样的彩礼，担心你在我家受苦受累，担心……”着急了的男人似乎要坦白的话很多，却不承想被女人娇俏的手指堵住了嘴。男人趁机抓过女人的手，每根手指挨着吻了个遍。

“讨厌。”女人一边嗔怒，却又不愿抽回手，怕这幸福的瞬间被打断，“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，我又不嫌你长得矮黑丑，嘿嘿。”

其实男人高高大大，眉清目秀，不像农村人灰土样，却有城市大工厂技术员的白净。

此时，女人虽说心跳加快，往男人肩膀靠得似乎又紧了一

些。她继续说：“林，你没有钱，有的却是力气。我家那几亩地每年夏忙秋收，冬播春种，哪样你没有干呀，哪样活你偷懒了。唉！我爸就是爱财偏心眼，看上村里旺财家当官的二舅和当村主任的爸……”

女人想说的话其实也很多，在心爱的人面前，她总有吐不完的心里话。女人责备着自己的父亲，心疼着身边这个男人，索性站了起来，可不知啥时间手被男人握住一直没有松开。

男人也感觉到了女人夜色中熠熠发亮的眼眸和心热血沸腾的火花，仿佛天上的星星一般闪耀、流动。

男人站起来，抱住了女人，急切切地立誓：“丽，反正我想好了，如果你爸再不同意，我就带着你离家出走。咱们在城里找份活，你顾家养孩子，我外出挣钱养活你，一辈子也不让你受苦受累，行吗？”

“谁想和你要孩子，不知羞……”女人羞涩地说不出话。

在男人坚定的语气里，女人抬头望着黑暗中爱人亮晶晶灼热的目光，浑身燥热，血液逆流，不由得迎着男人探过来翕动的热唇。

一分钟、两分钟……好像整个世纪都要过去了。

男人和女人沉浸在爱的激流中不能自拔，都希望此刻时光能延长，延长，和两人憧憬的一样。

一束手电光照过来，刺了两人的眼睛。拥抱和亲热瞬间被打断，男人和女人紧张地分开，等待着不祥的时刻。

“肯定是我爸找来了，怎么办？”女人捏着衣角在原地着急打转。

“不怕，我去说服叔叔。”男人用力地搂了一下女人，朝着手电筒照过来的方向义无反顾地走去。

“刘大爷，你和大妈在这回忆青春呀。”手电筒后一个声

音传来，语气中充满调侃。

“刚子？又是你这臭小子，快滚吧，别再打扰我们两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啦。”男人打趣地骂道。

手电筒的光在树林中渐渐走远。

“老刘，咱们还是回家吧，一会儿孙子就该下晚自习了。”黑暗中，女人落寞的声音传来。

“好，回吧。”老人牵过老伴的手，慢慢地从树林摸出来，融进公路上的人流，两位老人头顶的乱发被迎面照来的车灯映得雪白雪白。

交 换 空 间

林和丽是高中同学，也是好姐妹。亮和军是大学舍友，铁杆哥们儿。世事巧合，经人介绍或者自由恋爱，林和亮喜结连理，丽与军携手婚姻。

当然，四人的关系是在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才明了的。

亮与军兄弟其貌不扬，是丢进人堆都找不到的主。可亮毕业后考上公务员，摸爬滚打，如今是某局中层干部，工作体面轻松，工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军先入国企就业，后辞职下海，几经打拼，目前开了家有百十号员工的公司，生意风生水起，资产过千万，是名副其实的老板。

如今，林与亮的儿子，丽和军的女儿又分别到南方读研，继续深造。

有大量闲暇时间的两对中年夫妇，就经常约在一起喝茶小聚。女人之间自然谈美容护肤，逛街购物，心情舒畅。两个男人免不了聊官场商场，股市投资，自在悠长。

人常说，婚姻三年之痛，七年之痒。

平平淡淡的生活让两对夫妇都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激情，开始厌恶婚姻的束缚。大吵大闹不会在这两个高学历高素质的家庭发生，毕竟吵架的动静太大，会影响各自业已树立的形象。当然，三天两头冷战、五天一小吵现象时有发生，公开场合却都夫唱妇随，谈笑风生，应付自如，恩爱得天衣无缝。

数次相聚和了解，林羡慕军的大气风度，潇洒阔绰；军垂涎林的知性秀气，文静含蓄。亮看重丽的雍容贤淑，精明活泼；丽暗恋亮的温雅睿智，幽默风趣。

几次聚餐，酒后舌头直，心声自然明。

作为男人的亮和军相互夸赞对方娇妻的靓丽和娇媚，林和

丽有时也悄悄聊聊对方男人的豪爽和优秀。时间一久，说者听者都有交换伴侣给对方一个自由空间的念头。尽管这个念头实质为伦理所不齿，却在四人心中驻足发芽，只待伸枝攀爬。

某次饭后，借着酒劲，军以开玩笑的口吻说，如果能和林生活哪怕一天都会此生无憾，亮回敬说若攀上丽也会今世无怨。

换换，那换换。

两个男人酒后吐真言，事情讲明后，作为女人的林和丽均口头指责，心中又何尝不想，半推半就算是应允。

在约定的两周交换生活时间内，林住进军的别墅，一切豪华奢靡。丽搬入亮的四室两厅，温馨惬意。

一切按部就班，该发生的发生了，该期待的也都实现了。

可在一周后的时间里，军发现林的文静之后固执得近于庸俗，亮也发现丽精明外衣下包裹着许多自私。林渐渐了解了军潇洒背后的几多虚伪，丽时不时看透亮一些睿智下面的丝丝空虚。

于是，夜晚两个女人开始在对方的阳台上落泪，想念自己男人平凡中的激情、繁琐里的温柔，悔恨自己的淫邪。

两个男人也在不习惯的餐后，蹲在卫生间不停地抽烟，自责自己太过草率，不断总结自己女人的善良和贤惠。

和前面一样，林、丽两个女人向男人们提出停止交换，恢复正常生活的想法，男人们竟然一拍即合。

一顿小别胜似新婚的晚餐后，女人分别回到自己男人的怀抱，小鸟依人，楚楚可怜，激情一夜，温柔一地。

此后，再也没有人提出聚会茶酒的话题。走在街上，两对男女擦肩而过，早就形同路人，不再搭理。

丽莎的女人生活

丽莎其实是非常自负的。

在丽莎的眼里，男人必须英俊高大、处事幽默睿智、有权有势有风度，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男人。女人应该漂亮，精明干练有人缘，追求者一排排，有要花就花和花不完的钱，要不然就不是真正的女人。

丽莎每天上班前，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的姿容从来不会少于半个小时。捋捋秀发，摸摸秀眉，脸蛋左转右转数十下，眼神里的自恋如汪洋一般。

丽莎的男人却不是那么高大英俊，没有幽默睿智，更没有太多的权势和财富。

这就是老天在作弄人，丽莎常想，自己的这个男人就不是真正的男人。可男人对自己百依百顺，疼爱有加，即使有限的工资收入也尽着自己的老婆花，所以丽莎的怨气才不至于气冲牛斗。

男人没有让丽莎要花就花和花不完的钱，丽莎工资也不是很多，纵使身后有一排排对自己垂涎三尺的男人，丽莎也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。

一对不是真正男人的男人和真正女人的女人，生活在一起就不会有真正的生活滋味。

可自负的丽莎又想过真正的女人生活，所以她就退而求其次，用有限的金钱在街摊上淘回廉价衣、减价包、甩卖鞋，但必须是色彩鲜亮的，更必须是仿名牌冒正品的，至少物品上面要有过分醒目耀眼的外文字母或者标签。把这些穿戴在美丽婀娜的女人身上，又有谁能知道自己拥有的不是“名品名牌”。这些“名品名牌”有时会使丽莎的腰板直挺几天。

丽莎所在的公司老板魁梧有型，幽默风趣，年纪轻轻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。在工作场合笑容暖暖，休息间隙总能带领自己的下

属们潇洒地游荡在牌场、球场和酒场，而且千杯不醉，独孤求败。

那一举手一投足是那么有魅力、有风度。这也许就是丽莎心目中的男人。

和老板相比，五短胖圆、好吃懒做的老板娘虽然过着真正的女人生活，却不是真正的女人。只有自己的花容月貌、温文尔雅才和帅气英俊的老板是天生一对、地造一双，可憎的老天却又是这么乱搭鸳鸯线。

丽莎的心底怨气和叹息满满的，无处发泄。

有想法就会有行动，在丽莎有意无意的暗示、有心无心的暧昧中，老板终于倒在丽莎的石榴裙下。

在单位是上下级，在老板的家外爱巢里，丽莎就是女主人，就是有钱花不完、有衣穿不完、有鞋穿不完的贵妇。烛光晚餐、咖啡美酒、羽绒丝缎、温柔梦乡，肆意的激情让丽莎享受了真正的女人生活。

在持续不到半年的美好时光后，当美丽舒心的丽莎被老板娘高扬的双手拉扯到众人面前时，魁梧风度的老板却只是低声下气地求饶，高声指责丽莎的勾引和妖媚，声明自己如何被媚惑、被欺骗，仿佛比窦娥还冤。

之后，丽莎失去了所谓的爱情，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金钱，失去了美梦，更失去了真正的女人生活。

失败的女人丽莎，彻底倒了下来，不吃不喝在家昏睡了三天。睁开虚弱的双眼时，才发现自己那个不是真正男人的男人依旧守在床边，摸着妻子的额头，捧上煨了不知多少遍的鸡汤，热切的目光刺得丽莎后背如针扎。

在自己男人的怀抱里，丽莎突然觉得生活从来没有过的踏实。

眼角的泪水不自觉地淌满丽莎那苍白秀美的脸庞，她所做的一切无时无刻地折磨着这个要强女人的心，难道是上天无眼，这个不是男人的男人却给了自己真正的女人生活。

第一千零一枝玫瑰

清晨起床，女人第一件事没有洗漱打扮，而是用最干净的毛巾擦拭放在桌子上的镜框，接下来，仔细又小心地整理篮子里插满的玫瑰花。玫瑰有紫色、橙色、粉色、红色。

这一段时间的红色玫瑰越来越多，那娇艳欲滴的花瓣，挂着几滴晶莹的水珠，像悬在女人腮边的泪珠，闪着一丝亮光。

女人每天都会数一遍玫瑰花，一、二、三……一百……五百……九百五十……

花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，前面的尚未干枯，后面的正娇艳欲滴。

数完，女人接着凑上，嗅嗅花叶间散发出的淡淡馨香，沁人心脾，令人陶醉。

然后，女人怔怔地用与花的枝数同样的数字，一遍一遍擦拭桌上的镜框，镜框越来越亮。可此前的紫玫瑰、橙玫瑰耐不住时光的侵袭，越来越枯，越来越萎，有的成了褐色的枯枝，卷起来的枯叶散落在桌角堆了许多。只有后边送来的红玫瑰仍然保持鲜亮颜色，映出女人越来越红，越来越滋润的脸蛋。

终于，等数到第一千枝玫瑰的时候，女人最后擦拭了一遍桌子上的镜框，动作是细致的，迟缓的。

女人心中默念：“平，你临走时说，只要有人能坚持送我一千枝玫瑰，就证明我找到了真爱。今天，一千枝玫瑰齐了，你也该放心了，我会把这个镜框随身珍藏一辈子的。”

然后，女人回过身取出一件新的披肩，这是结婚三周年时男人送的礼物。女人用披肩把镜框包裹起来，放进抽屉。抽屉里镜框中间，着橄榄绿消防服的男人威武英俊，微笑的脸庞深情地注视着女人和女人身后堆聚的玫瑰花。

女人转过身，打开门，一束阳光强烈地射进来。

阳光中站着的那个男人手捧第一千零一枝红玫瑰，女人颤颤地第一次亲手接过这枝火红的玫瑰。

男人笑了，女人笑了，脸庞如手中的玫瑰一样娇艳。